

新青年
文丛
XINQINGNIAN
WENCONG

○ 莲
子 /
著

西域的忧伤

XIYU DE YOUSHAANG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西域的忧伤

莲子/著



164897



北京联大

0007789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域的忧伤/莲子著. - 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1999.12
(新青年文丛)

ISBN 7-106-01583-0

I. 西… II. 莲… III. 游记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4108 号

书 名 西域的忧伤

作 者 莲 子

责任编辑 黄祖尧

责任校对 王 梅

装帧设计 康笑宇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
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厂

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
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张/12.625
字数/260 千字

印 数 1-6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7-106-01583-0/I·0254

定 价 20.00 元

《新青年文丛》总序

魏明伦

比较，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。

我有“比较癖”。80年代中期，我就斗胆作过一次貌似“荒诞”的比较。把潘金莲与安娜·卡列尼娜联在一起审视；让贾宝玉与施耐庵对面谈论；请女记者陪武则天议政；邀古代芝麻官同当代审判长说法……这种出人意料的比较，收到了引人深思的特效。

近来旧技重痒，鄙人又搞比较。摆开两套书，双方都是五册。这边五册是五个凡人分著合成的《新青年文丛》，那边五册是一位教主一手炮制的“法轮功系列”。两套表面毫无联系的书，摆到一起比较内涵，针尖立即对准麦芒。一边是教主崇拜、精神控制；一边是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。两种世界观相生相克，《新青年文丛》是“法轮功系列”的天敌！

“五四”运动81岁矣！民主科学先驱者启蒙创办《新青年》杂志多少年了？“德先生”“赛先生”在吾国的子孙繁衍如何？时至今日，具有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如《新青年文丛》作者这样的后代何其太少？而修炼法轮功，大搞教主崇拜，甘受精神控制的愚民又何其太多？

法轮功在当代中华如此暴发，如此蔓延，从反面说明我

们这个古老大国的民主传统何其薄弱？封建传统何其深厚？

早在法轮功尚未被政府定为非法组织之前，我曾与《新青年文丛》几位作者把杯交谈法轮功的成因。此物特怪，其横向来源是直线，纵向来源却是曲线。横向直贯西洋东洋，是人民圣殿教、奥姆真理教、上帝之子会、大卫教的异邦弟兄。（那些外国邪教的信徒人数、队伍范围、发展速度、活动能量、后果影响，比起超级邪教法轮功，只算是小巫见大巫。）法轮功横向来源于此，例证鲜活，显而易见。但是，纵向来源就复杂多了，九弯十八拐，云深不知处，有待摸清脉络。上溯狐鸣篝火、赤帝斩蛇；以及黄巾太平道、白莲弥勒教、五斗米道、拜上帝会……多是装神扮佛，设教传法，自称救世主。开初，以治病练功为幌，招揽信徒，秘密结社。教主暗藏政治野心，利用教徒为自己打天下。时机成熟，武装暴动，与当时政府争夺政权。胜则称帝，败也称王。洪天王建国，明太祖登基，教主崇拜转化为帝王崇拜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登基的帝王传到末代，又是日薄西山，又有新的教主乱世，又是一场混战，又是一番兴亡。教主与帝王交替，教主崇拜与帝王崇拜循环，构成旧中国一部二十五史。朝代改，时代变，国人的教主崇拜习惯根深蒂固，难改啊，实在难改！而国人的独立思考精神沙里淘金，罕见啊，实在罕见！因此，才会有那么多人像跳大神一样大跳忠字舞！又有那么多人像跳忠字舞一样大练法轮功！

正当庞大的信徒队伍在教主的精神控制下闭目盲从之时，《新青年文丛》的作者们却像罗丹的雕塑“思想者”那样凝眸思考。凡事问个为什么，反对帝王崇拜，当然也反对教主崇拜。提倡独立精神，当然拒绝精神控制。《新青年文丛》字面未触法

轮功，我们却从中汲取到与教主崇拜、精神控制截然相反的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。并且从中联想比较出教主崇拜与帝王崇拜的历史渊源。更由于《新青年文丛》有不少篇幅对中世纪教会帝国、纳粹帝国、斯大林帝国进行深层解剖，又使我们联想比较出以上帝国的教主崇拜、精神控制，竟与法轮功有惊人相似之处。可以说，法轮功是未上台的纳粹，纳粹是上台执政的法轮功。

至于斯大林帝国，这称谓是《新青年文丛》两位作者赠予。乍听，不合辞典规范；细思，却是名副其实。我党我国也曾声讨苏联老大哥是“新沙皇”、“社会帝国主义”。且看《新青年文丛》作者余杰、王开岭分别剖析苏俄的专辑“俄罗斯森林”、“俄罗斯课本”等等，充分证明“新沙皇”的威凤王冠戴在斯大林头上十分合适。过去，老说斯大林同志搞个人崇拜；现在看来，定性不准了。什么叫个人崇拜？转用于歌迷影迷对刘德华、张国荣的偶像痴迷，或许切合实际。崇拜个人的众人，与被崇拜的个人，皆大欢喜，毫无血腥。但斯大林的所作所为，岂止是个人崇拜？乃是教主崇拜与帝王崇拜集于一身，精神控制与思想改造合为一事。独裁者斯大林早已霸占的双重极权，不就是野心家李洪志梦寐以求的两层王冠吗？

如果，我的“比较癖”略有道理，就再把帝国元首加纳粹“教主”希特勒推出来，与他的头号敌人斯大林比较异同。在二战风云中，斯大林站在正义一方的指挥部内。但是，反法西斯战线的首脑斯大林，却一贯使用法西斯手段残害本国人民。苏联领袖与德国领袖竞赛独裁，契卡与盖世太保，近卫军与党卫军，劳改营与集中营……竞赛成绩在伯仲之间。

大千世界真奇怪！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中你死我活的敌对双方首脑，在教主崇拜、精神控制、暴政治国、独裁愚民的基本点上，竟是这般大同小异。现如今，两位“教主”都已灰飞烟灭，而纳粹党魁阴魂不散，转化为人民圣殿教主琼斯、大卫教主考雷什之类。日本军国主义在战场上散发的瓦斯毒气，转化为奥姆真理教在地铁内施放的“沙林”毒气。反人类、反人性、反人权、反现代文明的各种教主粉墨登场，都以救世主名义控制芸芸众生的思想。吾国被教主控制的愚民竟然数以几十万计！这种造神现象，由来已久，似曾相识，惯性推动而成，使人扼腕长叹。假若民主传统深厚，独立精神普及，何至于几十万人迷信到这步田地？封建负担沉重的中国啊，多么需要重补“五四”启蒙之课！

让激动的舌头说话，让自由的鸟儿争鸣。《新青年文丛》伴随时代之需要降生：政论、杂感、散文、游记，思辨色彩皆浓，表述方式各异。余杰之犀利、王开岭之深隽、孔庆东之幽默、杨竞之豪爽、莲子之婉约，共性寓于个性之中。都是独立思考的产物，民主建设的砖瓦。我虽没有通读书稿，对个别文章观点也不尽赞同，仍然十分乐意应邀作序。注视这些有胆有识有志有为的青年朋友，顿觉“五四”精英没有绝嗣，毕竟还是后继有人。

万一，将来某个早晨，忽有《皇帝的新衣》闹剧露头，但愿小孩子的老实话不是来自一处。必是童声四起，真话如潮！

1999年10月于成都

自序

啊——

独自旅行是我命定的意象。似乎是为了诠释这个意象，我才来世上的。上路、在路上的姿态无可选择地逮住了我。的确，20世纪末，古老的亚洲大陆上，有几条上帝的歧路，几条干枯的河床，在最荒凉的晚秋，被一双皮靴踩疼过。一个农家女子宽大的骨骼，背负行囊的影子，在它们身上流淌过。

在我被世相触动的瞬间，我会奢侈地“啊”上一声，本能地裸露着自己。“啊”之后，装扮齐全的心回到宁静的住所。我难以想象，一个孤独的行者，如果不会“啊”，生命会是怎样干瘪的模样。我常常感激于被那声“啊”安全度过的快慰。

“啊”是我对世界最初的冲动，也是最后的结论。它完美充沛，不涉任何社交目标，也不近任何功利心。

与人共舞是我命定的另一重意象。

“啊”的水土因我与人世的关系而流失。“破开”是“啊”的必然之路。就像必须破开一个整钱，用一分钱购买一根针。

我常站在某个岔道纷繁的路口上，有意识地升华着“破开”的疼痛。我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趁愿来到世上的人。我来还愿。

我的“愿”是为你供奉这把粮食，也可能是一根够不着油的灯蕊。它是我一呼一吸的孤寂旅行攒下的殷实家底，是我的另一重旅行的开始。

我愿从“啊”的基础地出发，笨拙地潜入你。请你听我。听我，正像你对自己“啊”了一声，舒坦圆满。可是为什么我的话语抵达你的时候，变成了化妆舞会的面具？

难道除“啊”之外的表达，只能是个悲剧？

又想什么也不说。又想在路上。可是只有智者才配“不说”。愚痴之人只配啃着“明知不可说而说之”的执着，隐藏在书桌前练习说话的功夫——追求艺术。追求的结果往往是口持语言的残骸，而灵性被遗弃。这是何等的尴尬？随便拿起一片叶子说一说？当我说完的时候，人们又会说，啊，这不是个大象吗？

我还是不甘罢休。一个被文字抓过壮丁，受过语言贿赂的腐败分子，比那些真正骑在老虎上下不来的人，更骑虎难下。

我终于“被”说了这么多。将“啊”，将一句不谎之言扯成了两句，扯成了谎，扯成了这本石头瓦砾堆砌的书。

我无限遗憾地将它叫做书。我带着体恤人心的善愿，让它怀上了对世人的期待，怀上了神秘的生辰八字，趁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光芒，赶赴它的前程。但愿它不要羞辱“四大发明”的庄严仪容。

它是我命运的影子。它也有自己的命运。它已像我一样，

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”。

我坐在自己的心里，为它祈祷。世上最真诚的祈祷莫过于母亲的祈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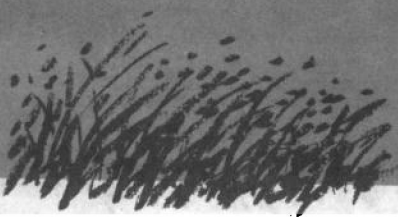
愿它能再度被孕育，多多地获得化谎言为真理的机缘。它信任读它的心灵。它渴望被有心人读，它愿作进步的象征，而不是堕落的帮凶。

我依旧为它祈祷。愿它从“啊”的原始力量出发，愿“啊”守护它，做它的树根和传统，为它提供最初的奶水，最后的晚餐。

我祈求，“啊”是它的转经筒，因为它在人间没有方向的转动，将“啊”的蕴意无限延伸。

我还是对它不放心。故此写下这些文字。我已无能为力。我只有怀着对造化的感激之情，再“啊”一声，再上路。

1999年9月18日



目录

《新青年文丛》总序（魏明伦）/1

自序 啊—— /5

第一辑 西域的忧伤

孩子，该出门了 /3

向女乘务员献殷勤 /11

在一片潮湿的气氛中怀念 /15

忧伤的无花果 /22

神秘的门帘 /28

真主的大衣 /33

马恩列斯毛的石头房子 /46

我的暴力 /55

奇遇 /63

女人倒在冰山下 /68

赤身裸体地奔跑 /71

骑着毛驴去报案 /7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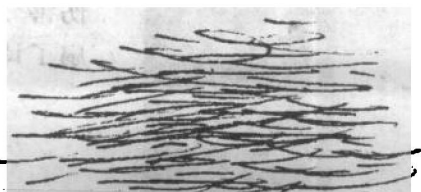
揭不开的神秘面纱 /9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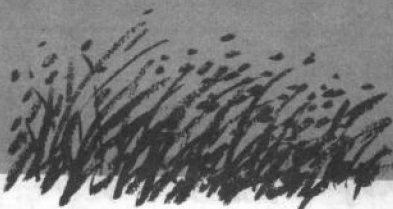
今晚我做他的知音 /102

沉睡在墓地 /113

刀疤 /1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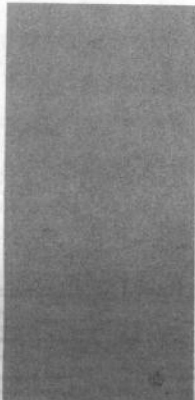
ABB 36/03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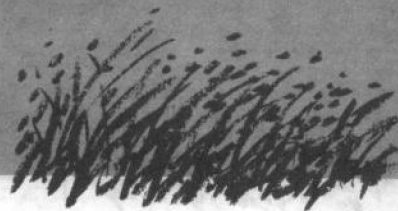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全部头发都是你的 /138
流产 /143
灯笼啊，你在哪里 /162
沉重的肉身 /166
欢乐的激发者 /171
女人的夜宴 /179
关于爱情的天方夜谭 /180
干渴的女人等到了可能的露水 /186
31岁的外婆 /188
金黄色的音乐 /193

第二辑 游牧的书桌



六根虫草 /201
清澈的回忆 /204
酒鬼 /208
悲哀 /210
老人与狗 /213
伤害 /214
扇了诗人一记耳光 /217





“世界上最后的恋人” /222

后现代事件 /223

《圣经》上积满了尘土 /224

在早市上与画家相遇 /226

诗人和妓女 /228

马 /229

名人 /230

“个人画展” /231

跳绳 /233

相爱的湖泊与沙漠 /234

诗意的心灵 /237

钥匙与锁 /239

令人幸福的假货 /241

浪漫的残酷 /243

糍粑 /246

游牧的书桌 /247

第三辑 精神细粮

花言巧语 /25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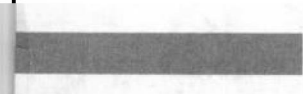
命运与神 /275

给母亲的祈祷书 /27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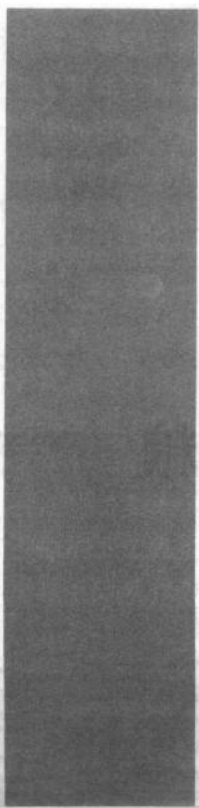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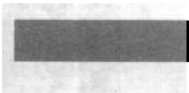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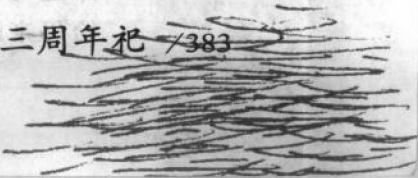
两封家书 /280
以心治病 /290
向天堂寻呼 /29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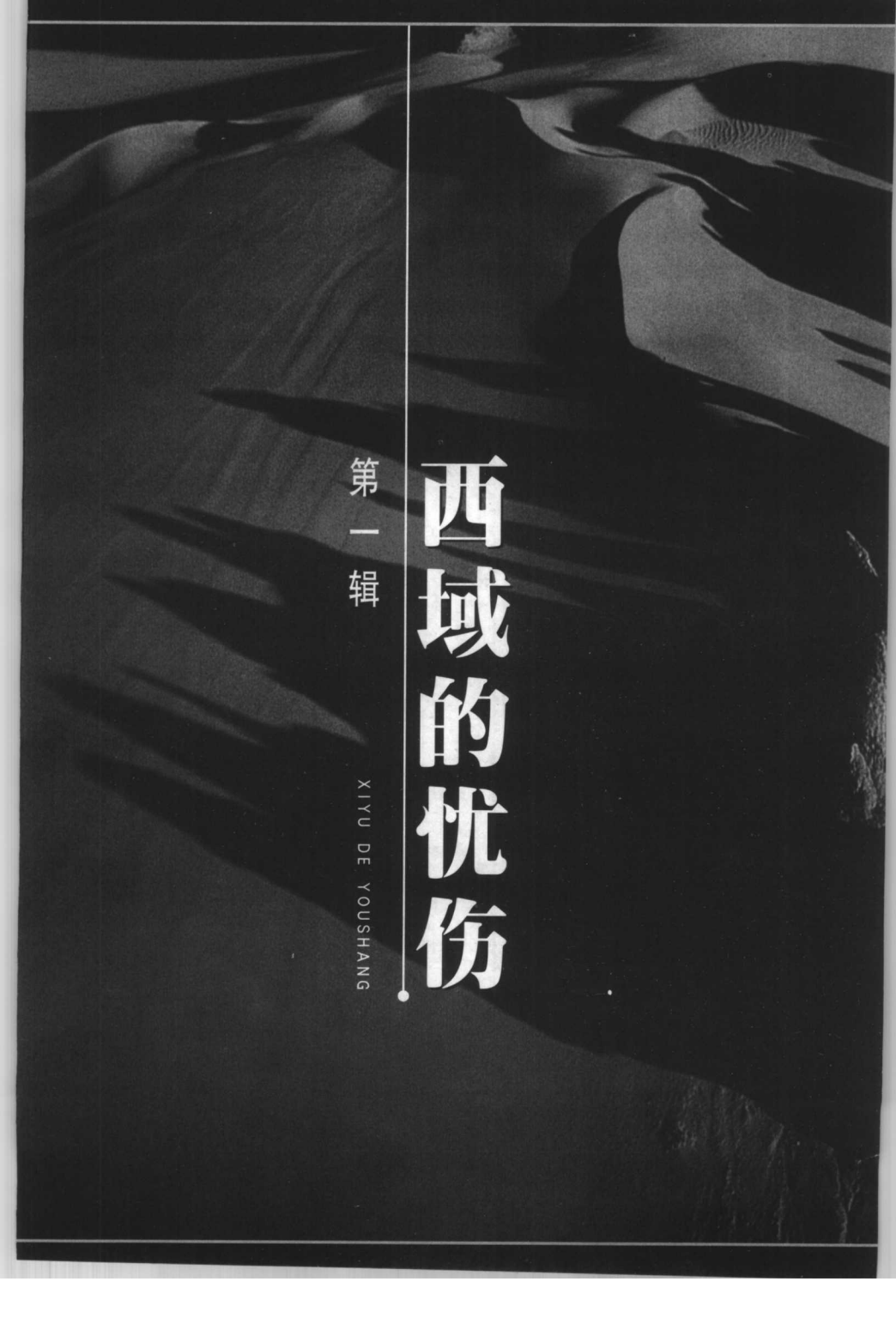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四辑 童年恋情



绿旗 /303
飞机，你下来 /305
我妈在尘土中放光 /312
狗子哟哟…… /317
兰燕嫂子 /325
拴不住的太阳 /331
牛蛋站在树梢上 /337
睁眼睛 /344
我当你的眼睛 /351
为啥不留大哥住一夜 /358
揣在怀里的魂 /371
另一种寺庙 /375
庄严的时刻 /377
苦糖 /379
羚羊寺的修行人释圆涛 /381
跋 余纯顺遇难三周年记 /383





西域的忧伤

第一辑

XIYU DE YOU SHANG



孩子，该出门了

我出生在黄河上游，我的家乡在古代属胡地，我身上流淌着北方游牧民族的血液。冥冥之中，我觉得自己更是一匹野马或一只羚羊，是广袤的草原上奔跑的那种动物。我在屋顶下总有一种水土不服的感觉。

1998年，我客居在西北一座小城市，企图寻找一点生存的机会，以备我度过生命中的几十分之一。华夏族的命运之河——黄河就从这座城市边流过。这几年黄河时常断流，这一现象与我心灵中的某种渴望扭结在一起，使我对未来人类的生存环境产生了巨大的焦灼与恐慌。这年初秋，南方发大水的时候，我写了一篇题为《断流》的小说，之后，我感到生命之水真的快要断了。我毕竟是一个爱活着的人。一时之间，“续上生命之水”成了我对自己的使命。

我仿佛看见荒野里有一个个血肉充盈的子宫，敞开了等我投胎，等我再生。

这天，我站在阳台上，一群城市的鸽子擦耳飞过，我清清嗓子对自己说：孩子，该出门了！